



Forever love

终身最爱^{II}

(下)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玄默 —— 著

终身最爱^{II}

(下)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终身最爱:全两册.Ⅱ/玄默著.—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8.4

ISBN 978-7-5502-8737-2

I. ①终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1869号

终身最爱Ⅱ

著 者:玄 默

责任编辑:夏应鹏

封面设计: 格创研社 SQUARE Design
BOOK QQ: 418808878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0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14印张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737-2

定价:49.80元(全两册)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(010)64243832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三章 岁月风霜 · 001

第十四章 世变无涯 · 015

第十五章 地狱人间 · 039

第十六章 山海倾覆 · 063

第十七章 悼而不伤 · 080

第十八章 心之所归 · 104

第十九章 大梦初醒 · 129

第二十章 终生之念 · 150

第二十一章 两忘心安 · 165

第二十二章 揭皮蚀骨 · 180

第二十三章 涸辙遗鲋 · 198

第

十

三

章

· 下卷 ·

岁

月

风

霜

裴熙很快就被人送走了。

裴欢拦不住那些人，她虽然急，但看得出姐姐在这里一直受到照顾，猜到韩嫫应该对裴熙还有些同情，于是只能顺势让自己先保持冷静，也没有贸然阻止。

她顾不上其他，眼看四下无人，趁着这一时片刻的空当冲过去找隋远，快步走到他身边问：“不是让你回叶城去了吗，笙笙呢？”

隋远示意她冷静，眼看韩嫫带来的人很快聚过来了，他也来不及过多解释，只能低声跟她交代道：“这女人昨天突然找我，说华绍亭情况不好，我怕老狐狸的病出问题，只能先过来，不过……”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心，“孩子不在她手里。”

裴欢最担心女儿变成别人的要挟，隋远这么说总算让她心下

稍安，她还要问什么，却被远处姐姐的惨叫声打断了。

裴熙的房间离得并不远，也是过了残亭之后，唯一亮灯的地方。

裴欢心里揪紧了，不放心姐姐，一路追过去。

大家一进房间，裴熙喊得声嘶力竭，整个人近乎虚脱。隋远看她情况不好，赶紧过去给她注射了镇定剂，好让她先睡下。

屋子里一团乱，裴熙白天闷在屋子里，又拿纸画了画，暄园里没准备画架，也没有任何工具，于是她就在桌子上画，又滚到地上，凌乱地铺满一房间。

隋远是这园子里唯一的医生，他这两天被当作了苦力，飞来飞去脚不沾地，被抓来这里照顾完西边，又来裴熙这里，他这一天忙前忙后几乎累得喘不过气，最后终于让裴熙安静下来了。

他并不是精神科的大夫，不过都是勉强帮忙，对着发病的裴熙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闹得实在有点儿累，他长出一口气，坐在了桌子旁。

裴欢帮不上忙，只能跟他过去坐着等，这一天发生的事几乎比她过去半生遇到的变故还要多，又全是她不知道的往事，她实在有点承受不住，用尽理智才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只有韩婳闲着没事做，她靠在门边，眼看这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，这才让下人们都退出去。

韩婳看着裴欢被风吹散的头发，仿佛十分可惜，又打量她的脸色，开口和她说：“别急，华绍亭这两天不太舒服，所以，我才请隋大夫千里迢迢赶回来。我听说你大哥这么多年都靠隋大夫才能活下来，实在有点儿好奇，请他来看看……这次能不能再救他一命。”

裴欢握紧了拳头，恨不得现在就撕碎对方这张虚伪的脸，她来的路上一直担心华绍亭的情况，韩婳自然明白怎么让她难受，此时此刻故意说来给她听。

裴欢一颗心沉得坠下去，却又必须忍住，听了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她知道现在绝不能信韩婳说的话。

对方消失二十年，突然回来找到了自己的祖宅，收拾干净又把他们所有人引过来，绝对是为了报复。这个女人只想看他们在这里混乱发疯，他们越乱她越高兴，裴欢不能让她如愿。

裴欢压下愤怒，回头问隋远：“我大哥情况怎么样？”

隋远满脸是汗，揉了揉眼睛，瞥了一眼门边的韩婳，声音故意压低，回答她：“不太好。我说过他一定要按时吃药，那是抗排斥用的，现在他身体这种情况免疫力很低，又突然停药，随时有急性病变的可能。”

“他现在人在哪里？”

“西边的房间里，中午就睡了，一直没醒，这地方没有仪器

检查，我不确定……”

裴欢听不下去，马上起身要冲去找华绍亭。韩婳伸手拉住裴欢，此时此刻有的是时间跟她算清楚，提醒她说：“凡事分清主次，这可是你跟我说的。如今这里是暄园，由我做主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华夫人，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的！”

裴欢忍无可忍，瞬间就急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你别碰我！”她回身甩开韩婳，对方也下了狠手拦住她，裴欢想起来对方腰侧的位置是弱点，一脚踢过去，又反手想把对方按在墙上。

好歹她也是在兰坊长大的人，真把她惹急了，未必能让人占了优势。

韩婳当然没必要和裴欢硬拼，她又叫了其他下人过来，把裴欢扭住按在一边，隋远刚要过去帮忙，也被人冲过来控制住。

这一座园子空荡荡地荒废了二十年，终于在這一夜四下都亮起了灯。

可惜无月无星，真不适合团聚。

韩婳好像心情很好，阴阳怪气地嘱咐说：“隋大夫是医生，是暄园的客人，这两天辛苦了。”她让人把隋远单独带走，请他好好休息，最后就留下了裴欢。

韩婳一点儿都不急，她把地上裴熙画的那些画纸都收起来，放在桌子上，这才回身看裴欢。

这园子是她的，人也都是她的，于她而言，今夜来了几个后辈，也不过就是来了几只蚂蚱，扑腾两下无关痛痒。

韩婳终于摘下了帽子，裴欢总算能彻底看清她的脸了。裴欢虽然被人控制住，偏不肯示弱，咬牙看向韩婳，问她一句：“你鬼鬼祟祟把人都带到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华绍亭这么久没离开暄园，如果韩婳想让他偿命，那就不该再找隋远。

韩婳仔细欣赏她的愤怒和敌意，似乎很是满意，她哑着嗓子跟她说：“别着急，我好心好意让你来陪着他，你可千万好好看着……看他是怎么死的。”

裴欢握紧了手指，几乎快要掐进掌心里，目光却半分都不退让，就这么直直地瞪着她说：“想他死的人多了，你凭什么？”裴欢知道她嗓子出过问题，再把她周身这副痛苦的样子联系起来，也明白了七八分，“不管你们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要是你，好不容易活下来就不该再……”

她后边的话还没来得及说下去，韩婳突然抬手扇了她一耳光。

裴欢的脾气上来，瞬间急了，死命挣扎，一瞬间冲过来，左右两个人往死了按住她，把一旁的桌子撞翻了，才制住她的手脚。

韩婳看着她挣脱不了的样子十分享受，又走过去揪起裴欢的

头发，逼着她抬起头，用力捏住她的脸。

裴欢毫不回避地瞪着她，这倔模样一下把韩嫒心里那把火点燃了，她被裴欢这句话彻底惹怒了。

她气急之下，嗓子活像劈了的风箱，看着裴欢嘶哑地低吼道：“你问我凭什么！如果不是我，当年死在这园子里的就是华绍亭！你们所有人都没有今天！”

月暗惜光，房间里只开了墙角的灯，院子里除了树影，再没有其他。

四方廊下凡是能亮的灯都亮起来了，摇摇晃晃，都是隔了几十年的光源，好在明灭之间角度刚好，把裴欢所在的门口照得格外清晰，让她能顺着韩嫒的袖子，一路看清了对方手腕上的皮肤。

她胳膊上满满全是烧伤的恐怖痕迹，仅仅只有手腕那一圈露在外边，但裴欢知道那种疤痕绵延而去，绝不止眼前这一片而已，这景象让她不由自主收了声。

最终红了眼睛的人竟然是韩嫒。

她掐着裴欢的脸，直到手下的人动也不能动，狠狠告诉裴欢：“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你和你姐姐不一样，裴熙就是因为知道太多秘密才必须疯。如果她不疯，就活不到今天！”

韩嫒渐渐发现裴欢一直盯着自己的袖口看，本能地拉紧了衣服，一抬眼正对上裴欢探询的目光，于是索性都告诉她：“二十

年前，我和华绍亭都到了成年的时候，老会长必须在我和他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回到兰坊，继承敬兰会。”

她说说着声音冷了，只剩平淡无味一张脸，韩婳并没有经过太多岁月风霜，像是被藏在暗室的瓷瓶，久不见光，渐渐就被卡在了年月的缝隙里。

她回不到过去，又融不入当下，只好徒劳存着半生恩怨不肯放，磨尖棱角，誓要报复每个路过的人。

爱或是伤害，都是存在过的证据。

可她哪一样都没有。

韩婳让人放开裴欢，下人们早就习惯于忍耐她阴晴不定的脾气，于是很快关上门出去了。裴熙躺在里间的床上睡得很沉，这一下四周又归于死寂，再也没有人知道时间。

“结果你也看见了，华绍亭回到兰坊，成了你们的华先生。他这条路走得不算光彩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何况是敬兰会！自然要抹得干干净净，所以，这二十年里再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”她当着裴欢的面解开袖子，露出了大片的手臂，甚至压下领口……除了脸之外，她浑身果然再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，她继续说着，“我刚醒过来的时候很痛苦，完全不能走路，生不如死。后来我苦熬了两年，做了数不清的恢复训练才有今天。”

裴欢从第一次看见她开始就觉得她浑身古怪。她早早做过心

理准备，但等对方真的把一身伤疤袒露出来之后，那些人体被烧伤之后留下的痕迹，远远超出她的想象。

本该光滑的皮肤像被烧毁了纸卷，瑟缩佝偻着，永远无法抚平，到了关节处拧成各种褶皱纠缠在一起，甚至经年之后依然露着鲜红惊悚的颜色。

这画面太残忍，人到了这种程度也许故去才是仁慈，不应该再苦苦苟延残喘，但韩婳偏偏还活生生站在这里说话。她瞪着一双眼，卸去了遮掩之后，整个人显得形容枯槁，只有嘶哑的声音伴着一座荒芜的园子，凭空让人又多了一丝诡异可怖的联想。

“我好不容易才站起来！就是那段时间，外边的人竟然跟我说华绍亭病死了。”韩婳说到这里突然开始笑，她红着一双眼睛，干巴巴地颤着嘴角，一直笑到浑身发抖，控制不住神色，癫狂地低吼：“他不会死的，我不信！”

裴欢看着韩婳又哭又笑，这一刻反而平静下来，她深深吸了口气，终于让自己冷静地想明白，她此时此刻不占任何优势，和韩婳在这里厮打没意义，于是她从门口走进来，遂了对方的意思，直接坐在桌子旁边。

韩婳捂着脸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绪。她把长裙重新系好，又和裴欢说：“你对华绍亭的依赖关系太顽固，所以你看明白，华绍亭最会利用人心，他害死我，又等到老会

长病逝，最后只剩下你姐姐成了唯一记得他过去的人，与其终日防着她，不如干脆把威胁都养在自己身边，他清楚这样才是最好的控制风险的办法。你们只不过是两个孩子而已，时间一长，他完全有这个本事，把你们统统变成自己人。”

韩嫒的意思很清楚，事实已经证明，华绍亭成功了一半，他养出了一个裴欢，却没能如愿控制住裴熙，于是干脆把裴熙逼疯了，让她变成一个众人皆知的精神病人，从此不管裴熙说什么，再也不会受到关注。

韩嫒向房间里边扫了一眼，以往裴熙一听见和华绍亭有关的只言片语就被刺激到发病，如今她被药物控制住，昏沉睡睡着，完全平静下来之后，只剩唇角微微抖动，不知道做了什么梦。

韩嫒带着压抑的情绪指着裴熙睡着的方向低声说道：“你根本无法想象，你姐姐当年也是个孩子，别人天真烂漫的年纪，她却受尽刺激，身不由己，被迫天天和一个魔鬼生活在一起！你对华绍亭感激涕零，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你想过你姐姐心里承担了多少痛苦吗？”

裴欢被她说得怔住了。她突然记起当年，她决定搬去和华绍亭住在一起，那时候姐姐的反应过于激动，甚至让她有了误会……后来她又有了笙笙，很快姐姐歇斯底里病情加重，再后来那些年，他们一家人被迫有了太多波折。

韩嫒一件一件和她说，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裴欢逼着自己不要被她蛊惑，却越发有些恐惧，她不敢再听下去，硬着口气打断她：“我们之间的事，不用你来告诉我！”

她突然站起来盯着韩嫒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对方陷在自己的情绪里无法自拔，还看着裴熙睡下的地方喃喃自语：“她是个命苦的孩子，和我当年一样，无缘无故变成别人的靶子，她没疯……疯的是你们！”

裴欢走到韩嫒身后，如法炮制，一把掐在女人颈后，对方猝不及防向后转身，她按着韩嫒的肩膀，抬起另一只手，毫不犹豫就把那耳光扇了回去。

裴欢用上了全身的力气，明知道这一下可能激怒韩嫒，但她心里一点儿都不怕，她咬碎了牙也要把今夜种种，加倍奉还。

华绍亭教过她很多事，可惜从来没教过她寄人篱下就该低头的道理。

韩嫒被她打得猛然后退，两人再次对峙，警惕地保持距离。

谁也没有再动，很快韩嫒笑了，她擦了嘴角的血，没有叫人进来，只是定定地看着裴欢。她能看出面前的人只是在强撑，明明这一晚对方毫无退路，却仍旧一点儿亏都不肯吃，丝毫不计后果。

韩嫒见了她这几次后，不得不承认，裴欢这性子的确招人喜欢。

美是脆弱的，但真正的美永不被摧毁。无论岁月如何伤人，连暄园都未能幸免，只有裴欢是这二十年光阴摧残之下唯一的幸存者。时至今日，她依旧底色干净，带着一身莽撞，却又坚韧执着，仿佛永远都有不服输的底气。

裴欢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迎着韩嫔若有所思的目光，开口问她：“我大哥在哪儿？”

韩嫔如她所愿推开门，指指西边的方向。

“他睡了多久了？”

韩嫔不回答她的问题，自顾自留在裴熙的房间里守着，丝毫不再关心身后的人要去哪里。她给床上昏睡的裴熙盖好被子，坐在床边，对着裴熙轻声地低语，一时失了神，活像对着年轻时候的自己。

疯了忘了也是一种解脱。如果受过折磨的人能把记忆打乱重来，可能才是活下去的唯一生路，可惜韩嫔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机会了。

裴欢已经走到门边，床边的人突然开口，她不得不停下了。

韩嫔打破沉默说：“你和华绍亭之间，只有一个人能离开暄园，去问问你的好大哥，这次他选谁？”

裴欢停下脚步，但没有转身，她只觉得这话可笑，说：“二十年前你都拦不住他，现在更不用做梦了。”

韩婧也不生气，她轻缓地哄着床上的人，像哄小孩子睡觉一样，她说话的声音也刻意放轻，生怕吵醒了裴熙似的。她看看门口逆光的人，轻轻开口道：“这园子没有几天了，早晚都是要毁掉的。我知道他会保住你，他会不择手段让你走，所以……你呢？”

裴欢握紧了手不说话，狠狠关上门走了出去。

暄园虽然败落了，但因为是私人祖宅，到如今依旧保留了原有主要建筑，前后庭院还是很大。

裴欢根本不清楚方向，她出来之后没有人跟着，于是只能自己分辨方向，勉强找到西侧，走着走着又远远看见那片青色的砖。

她心里有些空泛的难过，隐隐压得她喘不过气，就像一个人自以为丢了的东西，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来，却发现它根本不如所想，徒劳伤心。

她顺着长廊一路向前去，逐渐想起一些片段，想起当年暄园的四方天空下还有炙热的太阳，好像她和姐姐在院子里养了些什么，不外乎小猫小狗，于是她自己也像只小动物似的，每天乖乖被婶子抱出来晒太阳……

她以为自己记住的那些事确实还不够。

裴欢有些恍惚，猛地回身看，不论是前路还是身后走过的地方都一样，只剩下冷清破败的长廊。远处的灯光越来越暗，她甚